

梅骨莲心

——读申瑞瑾散文《花事如人渐有涯》

徐迅



《花事如人渐有涯》
申瑞瑾 著
中国经济出版社

尽管只见过申瑞瑾一两回，但读她的文字，恍若她就在眼前。大家静静地听她谈茶、谈莲、谈荷、谈梅，谈她走过的山水和她的至亲至爱……她绘声绘色，从不遮掩，快人快语中又极有分寸。这分寸里既有她对苍茫世事的拿捏与体悟，也有她对个体生命的宽容与体谅。文如其人。她的文字总有一种灵魂的迷离与寻找，当然还有一副隐约浮动的梅骨莲心。

她写得多的确实是茶，是莲，是荷。她喜欢茶，也很懂一些茶道，这就不必说了。她对荷莲的喜爱让人就很惊奇。在她认为，看荷是她夏日里必有的一场盛筵：“红的、粉的、白的荷，全像天鹅般地伸着颈……袅娜着，纤弱着，盼望着，出尘不染着。”在深深浅浅、热热闹闹的荷田里，她恍惚自己就是其中一朵。她对荷莲的爱近乎痴迷。比如，在太原的晋祠，人们更多的在看历史，品文物，她却流连在有睡莲的池边，看“缱绻在池塘的光影，轻拂过水面的数朵睡莲。莲叶舒展着圆润的肥臀，露出楚楚动人的姿态。锦鲤在水下穿梭，古树和夕阳的倒影一股脑地倒在池塘里，与睡莲争着水的宠，重叠着不可言喻的美感”。她喜欢荷莲，其实就是喜欢自然，喜欢自然生命中“刹那间的芳华”。

贺兰山、响沙湾、额尔古纳河、洱海、贵州……从北到南，从西到东，她到过很多地方，也写过不少散文。这些文字的语言亦有讲究，如：“傍晚的时光和河水一样，无声无息。晚霞在不知不觉中染红了河水。恍惚间，我竟不知他们在垂钓晚霞还是钓鱼……”（《界河边的桦林与村庄》）“峡谷里的流水声与虫鸣此起彼伏，偶有蝴蝶在花草尖上稍作休息，又翩然掠过水面，飞至另一枝头。”（《福州“福果”天门山》）她自信生长在以山水著称的怀化，跑过一些山水，看山观水自有一副挑剔的眼光。在一

篇《河与瀑》的散文里，她就说了她对观瀑的看法。她说，观瀑不能近身。观诺日朗瀑布得站得远一点，这样才会将宽阔的瀑布尽收眼底；在赤水大瀑布却要感受全身被水雾笼罩，被水珠溅湿的味道；而看黄果树大瀑布，必须动静相宜，这样才会有有一种“如花美眷”的幻觉。

还因为写自然山水，她对生命产生了一种深深的恐惧。一位初高中同学因读到写的呼伦贝尔大草原而奔赴那里，结果却因心梗而骤然离世。闻讯后，她自责不已，“心如乱麻，夜不能寐”，大病了一场。后来她在《呼伦贝尔的长调与悲歌》等两篇散文里都写到了此事。她深感忏悔的还因一个早上，她急着送孩子上学，对唠叨的祖母嘟囔了句：“不要你管！”可她高龄的祖母偏偏突然在那天过世，连一个道歉的机会也没留给她。她的文字有时就这样如此直面人的死亡。也许正因为有了这种直面的勇气，使她对生命也有了自己的心得。她说，“有时一个念想或一个决定，都可以改变一个人的一生”，而“……命运推着你跌跌撞撞前行，一些人能奔向大海，一些人终抵大漠”。

然而，她终究又是容易“迷离”的。她的这种迷离在文字里也经常出现。比如在周庄，有那么一刻，她觉得自己就是那里的主人，吃着粗茶淡饭，坐在向阳的木格子窗前，泡着上好的杭州胎菊。还有一双聪明伶俐的儿女，儿女放学归家时会喊一声她：“娘，今晚有什么好吃的？”（《柔软的周庄》）在湖南新化的紫鹊界，她又感觉自己便是那某户人家初长成的女孩，与姐妹们围着母亲学做女红，调皮的她总是绣不好一只鸟一朵花……（《九月的紫鹊界》）而在《带泪的溪砚》里，她干脆就认为自己是砚老板家的四小姐了。年轻砚工就是她“暗暗喜欢的人”。然而在绣楼上，她却接住了一个面白身长的书生的笑容……出嫁时，父亲为她陪嫁了砚台，一方刻了一株带露珠荷的砚台。在那荷上，她看到了砚工眼角的一滴清泪……看山观水，不知不觉她就把自己嵌了进去，仿若她在寻觅自己的灵魂，又在灵魂中观照人生……这就有些迷离、浪漫而古典了。

写到这里，我突然想起那一年在鲁迅文学院，我和徐可、徐剑三人受邀在她们班上讨论散文，她却不在课堂的事。后来见面，她告诉我，那天她有事出去了。现在读她的文字，我却相信那天十有八九也是因为迷离，她出去寻寻觅觅了。

《下一站不下》的语言调性

王顺中

许春樵的长篇小说《下一站不下》具有很强的幽默性，其语言调性也别具特色。

调侃。善意的调侃在《下一站不下》中俯拾皆是。“赚钱的日子像一头发疯的野驴，一眨眼就不见了。”“我老婆虽然文化不高，看人看事确实蛮准的。”……这些不乏调侃意味的赞誉，彰显了作家对普通草根的仁者情怀。

“应该说小说中的‘我’也能算作我个人的一个精神代言吧。”（许春樵语）鉴于以上原因，作家借助书中人物的精神代言，将身边的怪异现象和盘托出，甚至连满面泪水的抢劫犯都会将其抢来的钱款悉数捐给白血病儿童，这种类似于《悲惨世界》里“冉·阿让”式的“奇事”，以戏谑的面目出现在许春樵的笔下。

讽刺。“恒大地产孙总找我写宋怀良电视剧，他只跟我谈钱，不跟我谈艺术，他腕上既没有‘劳力士’，脖子上也不挂金链……很容易让人联想起解放前某个中药铺里一个薪水很低的伙计。”“一个很勉强的二线城市，工薪阶层一年的薪水，只能买到恒达地产的半间厕所……拿到新房钥匙跟拿到一生的卖身契是一样的。”与之相应，为挣点小钱的某些草根商人，不惜请出“名声跟杀人放火差不多糟糕……以及很容易让男人图谋不轨的长相与身材”的三陪女出马攻城略地。作家在此借用了不谙世事的孩子语气，用侮辱意味极强的辛辣讽刺，将一个个貌似高雅的暴发户的伪装剥个精光。

戏谑。除了善意的调侃和辛辣的嘲讽外，《下一站不下》中更有令人心酸的戏谑性。“……不是我想写的，但相较而言，我愿意为120万委屈自己，这就像走投无路时，在上吊和喝老鼠药之间选择，我选择上吊。”因为房价疯长，工资低微，妻子下岗，地位不低的剧作家居然也不堪重负。欠下90万巨款后，“唉声叹气的声音在厨房和卧室之间来回穿插”的妻子，“头发在这个春天变本加厉地白了”。纵然三观不合，心怀一万个不情愿，但面对完全可解燃眉之急的120万稿费，曾“诅咒所有的开发商都坐上马航370最后全部都在蔚蓝的大海上下落不明，”背着“滔天巨



《下一站不下》
许春樵 著
人民文学出版社

债”的剧作家，还是低下了文人那颗高傲的头颅。轻松的谐谑之语，却沉痛地道出了房奴乃至部分文化人浸透泪水的辛酸。

哲理。“走出酒楼，宋怀良意识到……剩下的公司名称像是刻在墓碑上的一段铭文。”“……杂志从第一页到最后几乎都与恋爱、出轨、离婚相关，好像除了男女纠缠人活着就没有其他事做了。”“一个男人如果被自家女人当作臭虫……别的女人就从缝里钻出来对你说，你不是臭虫是英雄。”

以上几句不乏哲理的话语，轻松地道出宋吴二人婚姻、事业危机的症结所在。在物欲和肉欲的双重挤压之下，庐阳好人被挤压到无处可退，甚至生无可恋的危险地步。从这一角度来看，《下一站不下》又何尝不是属于宋怀良专利的警世铭文呢？

直白。“在老婆声泪俱下的声讨下……排了一夜队，抢了一套丧尽天良的高价房。”“瞎了一只眼睛的母亲没有哭诉父亲病入膏肓，而是控诉医院良心被狗吃掉了！”曾几何时，除了上可摩天的房价、天文数字的住院费外，“不知从哪一天起，庐阳人不喜欢养娘，却喜欢养狗了……”便是又一令人谈虎色变的精神焦点。

在多数国人的自我认知里，生老病死一向是命运的安排，而非人力之所为。在《下一站不下》中，作家要么亲自出马，要么借助书中的人物，尤其借助包括宋怀良眼瞎心明的母亲在内的几个女人的直白言语，大胆揭露令众多草根苦不堪言的社会弊端，以及背后的根由，令人警醒。

